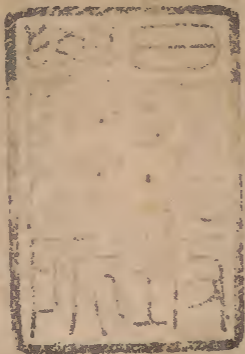


史拾

載補三



			五	漢
		四	一	書
	八	九	三	門
冊	架	函	七	類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函		一		書
八	八	三		
架	冊	七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37
冊數		(3)
函號	371	16

三







史拾載補

十一列傳

太史公

儒林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續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淺草文庫

史拾載補

列傳目

龜策列傳

貨殖列傳

匈奴列傳

西南夷列傳

大宛列傳

列傳目錄終

史拾載補 列傳

明 雲間陳子龍鑒

仁和吳弘基箋

錢塘劉梯熊較

儒林列傳 太史公

瀨師古曰
功令篇名
若今之選
舉令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繇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陳仁錫曰
叙得淋漓
肆憲于列
侯提出魏
文于天下
獨尊齊魯
是何等手
眼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若無所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

徐廣曰孔
子八世孫
名紉字甲

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堯禹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儒林列傳

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陳仁錫曰：孝文好刑名之言，未當。

陳仁錫曰：天遷每事，說切當世，而表彰六經，孝武之款，豈可泯哉。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師古曰：培，固名。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史記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

魯有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

此即以讚曰
此即今條
例等然却
古質可玩

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後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史記卷之

儒林列傳

三

大約漢文
多質于質
處每勝

史於載補

傳本列傳

四

學。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
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計計也
九俱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報試能通一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
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
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

鄒以讚曰
諸傳大畧
從簡亦只
是小傳法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
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賦人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
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史於載補

傳本列傳

五

王帝曰六
經以經稱
始于禮記
經解再見
于此

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胥靡未諫申公
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
命召之乃往王命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
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
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
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鍾惺曰切
舟之言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
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
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
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
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
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
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

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

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暘至東海太守蘭陵

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

為膠東內史漢書音義曰姓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

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

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

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吳弘基曰
居官失節
者辱師背
學矣

陳仁錫曰
湯武革命
應天順人
聖人已
明訓何
多此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暴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

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

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闕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

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

臣下不能直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

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

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揚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家人言。僅。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公孫弘。其曰。公孫學問。心術。固生。有透。

韓生名嬰。韓太傅也。

賁音肥。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繇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名勝
紀年云字
子賤

陳仁錫曰
衛道若伏
生可謂苦
心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繇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

鍾惺曰亦
治經之弊

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及時入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以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

史合載甫

需木川壽

七

茅坤曰以
谷為禮
也

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
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
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
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
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
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官大夫
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
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
後能言禮為容者繇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
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
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莒川人楊何何以易
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

相廣川人孟何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言人
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
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利議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史記卷之... 仲舒傳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終不治
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
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
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

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温

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

鄧以讚曰
中補入胡
母江生未
後歸仲舒
良一法

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
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
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維禎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脩之者他敘
數千百年事畧無滲漏

鄧以讚曰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
然儒者之風春蠶作繭見物即成不虛哉

又曰經井分五家一人各分流派中間或詳或畧

史記卷之... 鄧以讚

循吏列傳

敘得甚錯綜有致

儒林列傳 終

循吏列傳

太史公

陳仁錫曰
才嘆循良
冷語寄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脩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

史合茂甫

小為犬，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王維禎曰：無他異政，

皆便民者，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

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

曰：市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

以為痺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

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

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

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

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為

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索隱曰：子

期亦鄭之公子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仰斑白不

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按：不豫賈，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
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陳仁錫曰
嘉難二人
傳事未見
為循吏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
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息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史合載補

循吏列傳

三

按埋獄官也

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臣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楊慎曰：替語叶韻而白法音

太史公曰：叔孫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箋云：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

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鄧以讚曰語似諸子。蓋別是一種小文字。以緩語
作嘆息。

鍾惺曰循吏五人為相者曰馬。乃知黃霸為丞
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為二。漢去古稍
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謂宰相必不從吏事
中出。可乎哉。

循吏列傳終

酷吏列傳 太史公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陳仁錫曰。朝廷省刑。罰士大夫。尚廉耻。即不覩酷吏之害矣。

鄧以讚曰。論嚴酷則詞激切。道寬大則語和平。猛發而後收。妙矣。吳弘基曰。天資刻薄。而又學以刑名。故云術輔其資。唐順之曰。十人行多。

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索隱曰。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人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郅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從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郅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蔽私。

唐順之曰。畫出一嶮。吳弘基曰。罪部處。此深矣。以只。酷法。是處。元。民。尤。是。慘。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諸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茅坤曰。匈奴亦畏酷。更奇。畏其節更奇。

寧成。寧成。寧作。寧。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帝昭曰。束溼薪。言暴也。滑賊

史合或甫

告吏列傳

三

鍾惺曰作惡須有羽翼都與成莫味同惡寧受其所嗛終不失驩一段結識精神亦不可及

倪思曰成傳皆無事實空自形容欲盡得其為人

陳子龍曰武帝即位吏尚循謹而繇首為暴酷罪又等逢君上矣

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々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采乃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後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繇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繇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繇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繇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為忤司馬安之文漢書音義曰忤堅忤

也文惡文法傷害人供在二千石外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後

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風俗通云勝屠即中屠相

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死自殺而繇棄市自

寧成周陽繇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

成繇等矣

趙禹者繫人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中都官若京都府史用廉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吳弘基曰成都竟何益乎柰何效者甚也

繫音台余有丁曰于此見條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

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

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

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

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

史合載補

結吏判專

五

鄧以請曰湯傳景詳蓋此傳湯為冠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倚之非學力可至

使無功業
則效鼠而

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周陽侯田勝也武帝母

王太后之嘗繫長安湯領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

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

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

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察事治陳皇后蠱獄深

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

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吳弘基曰深竟二字

內有無限完怨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

吳弘基曰舍無食客是廉倨妙

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

是廉倨妙

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

以御人使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史合或甫 告吏列傳 六

鍾惺曰太史揣摹錫踪跡作用誅心容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亦文中老

董仲舒曰美惡具見故為寶錄

御以譜曰湯此術自謂微巧不謂史公乃能寫

陳仁錫曰其術祖弘喜固宜為所

鍾惺曰得無端妙

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王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臣議如上青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史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離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刺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鍾惺曰湯作酷吏文
學財貨征
人上意所
迎不獨法
令而已亦
勞矣

白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
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
大賈出告緡令鉏耨對將漁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
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
此白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陳仁錫曰
述山數語
便是張湯
罪案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白奴
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
文帝欲事白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
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
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白奴中國以空
虛邊民大困貧繇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史合或甫
告吏小序

楊慎曰只
一狄山寫
得情狀迫
切可想

王慎中曰
太史公從
容叙及于
田甲而湯
愈無所容
矣

鄧以讚曰
原湯所以
敗收拾不
遺此悲參
會一有
條埋絕似
左傳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
曰不能復曰居一鄆間鄆謂塞上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鄆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
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
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

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
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治論殺文而湯
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
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
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
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
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
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繫導官湯亦

史合或甫
告史則序

王維禎曰
前云湯為
大夫七歲
收中云方
竟其事未
奏未云長
史皆害湯
欲陷之此
三卿者皆
敘事起伏
區脈

鍾惺曰入
三長史突
然分辭復
詳至有餘
方不碍正
文

史抄事類
西漢列傳

治他囚。導官。

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

署繫之。非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

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

減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

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

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

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

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

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

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坐牀上。丞史遇

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

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再至濟

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數

史合載甫

告吏列傳

十

鍾惺曰不謝又詳驚張點極矣竟以懷詐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蓋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八革薄責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

白欺誅快
又曰湯死
始于滅宣
成于禹
其所兄事
者也天道
巧甚

其母欲表
湯之廉耳
穩一巧詐

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董份曰非
禹平也乃
後表益急
反名禹為
平耳
鍾惺曰酷
吏中禹稍
平以壽終
天道哉

功者吁

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
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
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
禹以老徒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
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弟坤曰審
成事不入
本傳而以
附入縱傳
以容刑主
也

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
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
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索隱曰
之女辨修成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
君其子名仲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
深入有功為岍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
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唐順之曰。神此一段。最奇。先說審成之感。然後說縱能制成。然後說鄧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鄧以讚曰。以都較縱。前極列暴惡。乃獨留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索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也。南陽吏氏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執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擊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

一廉字着
尾處揚之
且用短峭
句振起大
有勢。

吳弘基曰
結得無謂
而妙。

余有丁曰
自溫舒而
下皆張湯
故吏也故

太史公每
曰事張湯
意深至矣

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旋到
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
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
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
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按此人即有避因
上十餘人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
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
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
畧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滅奏行。不過二三日。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拾遺變文。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索隱曰梨比也。按漢書作邊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鍾惺曰。以此傳只當一過文。而掃王溫舒揚僕事為。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于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未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察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

温舒及末
篇盜賊滋
多之故太
史公重在
傳酷吏不
為僕傳也

銘音頂

陳子龍曰
酷吏無品
無如此人

揚慎曰三
豎無勢而
有勢者後
出于此情
理畢達後
中以下得
而大循乃
為用文字
之微密眼
目之歷落
如此

唐順之曰
叙酷吏死

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懽不辯至於中尉
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為用為方畧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銘購告言殺置
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猶以煮大索索隱曰
煮猶索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
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
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
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
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末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
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
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

事皆詳。

入日温舒
獨醉故受
禍亦獨勝

鍾惺曰此
一段寫酷
吏結局致
驗極其詳

至原委了
然見太史
胸中筆下
透處

此以讚曰
此本是尾
乃不置之
篇末顧棟
入此正在
有意無意
之間據事
情宜如此

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
及兩姪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白悲夫
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
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
尸亡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
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

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
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
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
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
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
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

史記卷之八十七
酷吏列傳
川者往々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辯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操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歲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字長孺

楊慎曰相
編即相塚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
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
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
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
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寬狀客有讓周曰若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
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鄧以讚曰
新故大小
逐近俱補
人有次第
見章法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
章之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
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
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

去弘基曰
以庶始以
貪終酷吏
中亦有賢
否不得一
概林殺張
湯一輩

金吾逐盜捕至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天子以
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
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
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
鄧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索陰陽謂
背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
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
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
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
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
壁推滅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驚水
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箋云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索隱曰解脫謂脫鉗鉄也○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于宗室故曰宗家○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繇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軼也○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鞠窮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云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淳也正義曰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正義曰繫今謂律令古以板書之常昭曰在板繫師古曰繫獄訟之要令以為後式○湯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如淳曰瘞埋藏于園陵以送死○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之師古曰必蘊藉者
無所會容○漢書音義曰一捕一切皆捕之也私
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
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
○徐廣曰鷹鳥將擊必張羽毛○漢書音義曰武
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
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漢書音義曰千夫若
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索隱

曰鉞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徐廣曰格一作落
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漢書
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云沈匿不發覺
之法○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
○文穎曰邊失亡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
所亡失○漢書音義曰用三尺竹簡書法律○徐
廣曰減一作咸索隱曰推謂推繫之○成獄○索
隱曰煖驚言苛酷比之一毒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畧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又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刺。樂吏民。蓋不減沸水之災。與秦特一聞耳。惟趙杜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伊家為燬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姦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劉辰翁曰。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審成。杜周甚於溫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禹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
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
史公之直筆

鍾惺曰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
引老子命法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
為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
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也事
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
法也官事寢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
侯封之禽也晁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孫
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
之五族也臧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為酷吏與用
酷吏者效應在目為之悚然矣

又曰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家產不過五
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

信堅深。况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陳仁錫曰。太史公叙酷吏。首郢都。則曰獨先嚴酷。次寧成。則曰治效郢都。次溫舒。則曰治酷于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郢都。次尹齊。則曰聲甚于寧成。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溫舒。節。血脉。聯絡。回顧。吳弘基曰。循吏五人。下不及秦漢。酷吏倍之。上不

及春秋。雖古今政治寬猛之運。或有然者。而太史感情時事之情。亦已深矣。又曰。循酷二傳。史公若畧于循吏。而獨詳酷吏。蓋欲以樹輔資者。慎所擇戒耳。

酷吏列傳

終

陳仁錫曰
賤儒故稱
俠有激之
言董份曰
其稱獨行君
子則亦非
退處士也
蓋故為抑
揚發憤而
作耳

游俠列傳

太史公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史合載補

游俠列傳

一

陳子龍曰
以下並說
言以寫情
懷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
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策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留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

茅坤曰太
史公下腐
時更無一
人出死力
救之所以
傳游俠獨
蓋義結胎
在此

庚其徒誦義無窮繇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以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
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上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
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陳仁錫曰
酷吏贊亦
此意

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
類而共笑之也

鍾惺曰此
句冷而妙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歲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
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鞮牛

鞮音雖

鞮牛小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

史合載南

存史列傳

三

楊循吉曰
專着如此
冷語見孟
孟賢

既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徐廣曰陝當作邦南邦傳云邦壯士韓千秋也紛復出焉

鄧以讚曰
解傳乃獨
詳蓋史公
日親
唐順之曰
一篇主意
先提于此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歲命作姦索隱曰謂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亡命也

唐順之曰
此上一段
已了郭解
下特詳其
事耳
劉辰翁曰
以誠自歸
故去之若
杯酒之過
自不可主
殺也其矯
情好名如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
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
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于睡眦如故云
陰賊者內心忍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噉徐廣曰噉盡酒也非其任疆
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
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
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曰公

陳仁錫曰
侯而能弱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賊使去罪其姊子乃收
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
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邑屋猶言村舍巷舍也是吾德不修
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吾所急言情也
切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
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

陳仁錫曰
徒而不伐

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
子幸而聽解解柰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
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
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於縣廷之
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
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

鍾惺曰帝
數語觀察
然衛將軍
重解為之
言未可知
也解禍亦
在此

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
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
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
繇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
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入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
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楊慎曰此籍少公又哥出于風聞感慨之義無此不名俠傳

解以讚曰奏無罪想還是俠力畢竟為儒

又曰解下看翁伯字見一時翁伯名重人口如此猶武帝稱鄭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同類以應前語

西排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史合載補

游俠列傳

七

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箋云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
仕孔子稱之棘津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
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代郡亦有延陵縣韓子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
已并代故有延陵之號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或
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
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如淳

曰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
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索隱曰解多歲亡命
者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多在解故多持車未
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
不中○徐廣曰按人貌榮名人以顏狀為貌者則
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箝制人心術使必不得
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

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藹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
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說游
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
也。
鄧以讚曰。激詭之論。而以抑抗出之。似與非與。似
排非排。奇態溢出。文氣特矯健甚。
鍾惺曰。為游俠。昭雪得明白。正見自己。推許不
苟耳。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續滑稽列傳

褚先生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
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西門豹一章。蘓子
由己采入古史。今
止錄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楊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
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
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案東武
縣名。侯
乳母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陳仁錫曰
連用乳母
見當時人
情趨向口
痛歎羨處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糝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
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
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
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
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
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
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

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
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
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
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叙優游事不稱東方朔
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
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楊慎曰乙
謂讀其
處而書記
如一字以
紀之今之
書程起止
也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
數賜纈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
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
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
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
其子為郎又為侍詔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

茅坤曰今
自金馬門
正恐不免
安得有避
術行之此
中武帝寬
大之威千
載如見

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
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
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
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
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

史合或補

讀音音小序

三

史記卷之... 三
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以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

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夫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用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

其弘基曰。
翔自立身
處亦不草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
 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
 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
 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
 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
 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
 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

仁錫曰
 武帝愛牙
 東方生所
 以願庇宇
 下也不然
 伏匿何處
 矣安取金
 馬而避之
 哉

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
 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
 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
 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
 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
 曰詩云營之青繩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
 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

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

鐘惺曰一
時朴直光
景猶見古
風

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

史合或甫

讀骨齋

六

吳弘基曰
王夫人一
段似與
不接

石佩青縞音瓜一音縞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
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
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
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
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
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
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
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

鍾惺曰自
是大道理

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
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
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子死恐人之
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
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
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
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史記卷八

齊世家

六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北海太守
諸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記繆耳益於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
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遂遂與
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
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
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
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吳弘基曰
與大將軍
之對同亦
見武帝聰
明深察竊
治群臣令

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
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自譽自
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
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
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
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

臣下莫可
驟閃

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
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吳弘基曰史取滑稽亦猶孔子之列譎諫也故資
其恢諧以成經濟非但齒牙風發已也褚先生五
章或感雄猜之主或寓禽荒之戒皆于至尊之前
發其驩悅之氣是為難耳若平儔燕處狎媒恣言
何所不至哉此史公列序之意大矣

續滑稽列傳 終

日者列傳 太史公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

董份曰漢
興而有言
高祖時已
有不特一
代王也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
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史合載甫 日者列傳

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輕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陳仁錫曰
亦是方內
語

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鄧以讚曰
一篇神采
在此等勢
既奇肆語
復多精試
刺仕流殆
入骨可諷
可美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備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止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鄧以讚曰
此後五段
漸然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鳴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芳菲。舞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謄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

吳弘基曰
卜筮之中
未嘗無聖
人也

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子。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

陳仁錫曰
亦非無心
世事者

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不。存。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諄。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殿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々。物之熙々。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魯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業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士之賢大夫
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警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
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
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
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
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
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
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學一使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
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
名者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
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

史記卷之...
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子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箋云。墨子曰。墨子將北之齊。遇日者。日者謂之曰。

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竊恐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竟以不遂而反焉。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曰。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繇漢興者。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官更興盛焉。○索隱曰。司馬季主。太史不序其系。蓋楚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

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
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
時涉浩漫處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
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
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
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陳仁錫曰當是西漢才人隱論不遇而發憤于竊

位苟祿之夫故為此言雖非太史公筆而文亦恣

肆可喜

吳弘基曰此傳諷刺有位譏切當塗體博詞偉令
人肅然去怠正如楚辭之漁父篇讀者倘佯意遠
無怪乎六一公欲作文先誦日者傳一遍

日者列傳終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
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
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龜策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
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
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

鄧以讚曰
妙理精言
善指不測
之義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火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結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

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竒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

吳弘基曰
此一假微
詞深刺

史拾載補

龜策列傳

二

盡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

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揲音達。一作達。揲謂兩手執著。分

而劫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

暴虐。而无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

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

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

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

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

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

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

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

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

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史拾載補

龜策列傳

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
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
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
吉凶畧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
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小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
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
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大小所下有伏靈上有
兔絲上有檮蓍檮音逐留反檮蓍下有神龜所謂伏

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消兔絲去之即以籊燭籊籊也蓋然火此地音溝陳涉世家而籠罩其上也
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
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
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
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
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

吳弘基曰
即蓍莖已

徵王道之
衰

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

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

枯者。一無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

蚌中。蚌蛭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蛭蛭龍屬也。音決。王

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

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

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

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

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

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之

反臙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

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

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

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

齊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

正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官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

中者齋戒以待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齋戒以待恒諛然也

陳仁錫曰
稽先生此

傳筆意亦
能封禪書
做來

也。諛音巖言求龜者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

髮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

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

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

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

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

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

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我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唐順之曰。此文以韻。勝開唐宋。百家小說。之風。

揚慎曰此
篇凡用昔
者皆訓夜
也以上文
視月觀斗
言之恐只
是夢之夜
耳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
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
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
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
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
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
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
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
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
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
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
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
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
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
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趨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

史記卷之... 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乎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

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貧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吳以基曰
慈母之變
不待三言
矣

史記卷之...

龜策列傳

史記卷之九
九
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
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
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
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
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
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
寶。趨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
池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

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
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憲。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
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
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辯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
穴處。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々疾々。通而

鄧以讚曰
俗氣皆與
記似子書

史記卷之九

龜策列傳

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德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園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梓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梓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

史記卷之... 十一

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闕龍逢，左右怨死，偷諛于傍。國危於累卵，皆曰

此程曰此
人丈更古

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脣。脣音衛，脚脛也。箕子怨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按此事，妄言。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史記卷之... 十一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象郎象牙自殺宣室身死不墓。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滄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

陳仁錫曰
衛平苦執
此物然
道理亦是
儘通

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微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常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

史合或補

通策列傳

十一

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

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

吳弘基曰
玄真奇錯
心易林選

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
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
刺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
百全至身而寧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
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
不如雄渠逢門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禹名為

歸有光曰
此段奇恣
濶大似屈
原天問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掾又柰何責人
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曰為德
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
蝦蟇蝦能蝟辱於鵲制能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行外有
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
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
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
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德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

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僂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矜開索隱曰音琴矜謂兆足歛也首僂大索隱曰僂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僂大正義曰僂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

昏龜之徵也徵音叶謂徵統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

以鑽之常以日旦後龜後音廢又音拂拂洗之先以

已合成甫 龜策列傳 十六



清水澡之。以卵菘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
 遂之。若嘗以為祖。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
 菘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
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
 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梁。米也。菘去
 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音竈也。

灼鑽

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

又灼龜首

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一作各三

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

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

○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

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

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

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史合或甫

龜策卜專

十七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
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
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胷內外自隨可得占
箋云徐廣曰黃帝之兆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左傳曰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殺龜詢天
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鄭玄
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絲法度許慎曰象郎象
牙郎○索隱曰殺周太子歷其言近妄○徐廣曰

天子之居名曰宣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
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新序曰楚
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席而射之應弦沒
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畧
有蠶門射法○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
萬畢曰鵲令蝟友腹者蝟增其意而心惡之也○
騰蛇龍屬蜘蛛似蝗大腹食蛇腦正義曰即吳公
也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教衍義三千言皆用
約語又不似褚先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
家不可廢也

陳仁錫曰褚先生補宋元王事有言外意蓋為世
人專考古凶于卜筮不知吉凶悔吝在人而不在

龜筮也○雖靈如神龜能托夢于君而不知己之鑽
是吉凶龜且不自知而能知人之吉凶乎褚生深

知聖人作易神道設教之旨故立傳以警世終

